

陆天明 | 经典作品集



Lu Tianming Jingdian Zuopin Ji

高纬度战栗

陆天明 / 著

Gao Weidu Zhanli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高緯度成栗



陆天明 经典作品集
Lu Tianming Jingdian Zuopin ji

Lu Tianming Jingdian Zuopin Ji



陆天明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纬度战栗/陆天明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4

(陆天明经典作品集)

ISBN 978-7-5396-5368-6

I. ①高…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0237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扉页题字:陆天明

策划统筹:朱寒冬 岑 杰

特约组稿:上海之冠文化

责任编辑:汪爱武

装帧设计:丁 明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8.25 字数:520千字

版次: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50.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总序)

陈天昭

做作家,是幼时的梦想。没人教过我做这样的梦,也没人唆使我去做这样的梦,但,真的,七八岁时,就向往当一个作家。现在想想,确有一点莫名其妙。但也真的就这么背着做作家的冲动和梦想,一直活了过来。到什么时候才认真想过,怎么才算是一个称职的作家?好像至今也没腾出一块正经的时间来做这样的考量和盘算。没有去盘算,大概的原因可能是因了一直认为自己在作家圈里就算是个称职的家伙吧。现在想想,也确有点可笑:凭什么你就把自己这么个长得有点疙里疙瘩的“大土豆”放进了“称职”这个筐筐里去了呢?我并非不知道这二三十年中国文坛上新潮风起,异议并列,大小圈子各施拳脚,勇争前茅。但我总在想,做文学无非三点: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最后必定还是要由历史和人民来断是非、黑白、优劣的。二,活着是为了要思想。这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理论家泰纳的一句名言。我始终奉为写作生涯的金科玉律。三,每每剖开自己写过的文字,里头都应有血流出来。这其实是改过了爱默生的一句名言放在自己书桌上的。他的原话是:“剖开这些字,会有血流出来,那是有血管的活体。”是的,无论怎

样,把文字和文学做成“有血管的活体”,做成一个有“思想”的生灵,坚持发出自己独到的声音和见解,绝不屈服于各种诱惑和嘲弄,或胁迫。

现在,安徽文艺出版社要把我几十年来写下的长篇小说择其“精要”汇成一个集子,惶恐、感激之余,只能请诸位读者朋友试试,在这些文字里到底能剖出鲜红、灼热的血来吗?

目 录

总序 / 001

- 一 黑咖啡 / 001
- 二 高纬度 / 016
- 三 瞒天过海 / 026
- 四 一场春雨,是绵绵细雨 / 039
- 五 再一次惊愕似乎就不是来自意外了 / 047
- 六 江边三号码头 / 063
- 七 木刻楞屋子里的灯光 / 085
- 八 又一次失算 / 107
- 九 这世界到底是谁的? / 114
- 十 卡拉 OK 包房里的启示 / 136
- 十一 领事馆路西口九号院 / 152
- 十二 共和国骄子 / 166
- 十三 精神幻觉 / 181
- 十四 和顺面馆 / 203

- 十五 曹月芳的第一次讲述 / 217
- 十六 曹月芳的第二次讲述 / 227
- 十七 一分寂静,半生喧嚣 / 250
- 十八 曹楠的第一次讲述 / 276
- 十九 曹楠的第二次讲述 / 294
- 二十 看守所里的秘密 / 302
- 二十一 曹楠的第三次讲述 / 326
- 二十二 仙客来 / 342
- 二十三 劳爷的第一次讲述 / 356
- 二十四 回顾 / 364
- 二十五 一连串问题奔涌般地聚集到心头 / 391
- 二十六 站在灵魂的入口和出口 / 417
- 二十七 雪花非花? / 438

一 黑咖啡

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他终于快步走了进来,疲惫,甚至还显得有一点点迟钝,眼圈分明虚肿着,同时隐隐透露出一些黑气。邵长水赶紧上前挪开小藤圆桌前的那把高背靠椅,恭请他入座,并招呼服务生赶紧上咖啡——动身上这儿来以前,邵长水着实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得知这位“劳爷”近些年颇“沾染”了一些“洋习惯”,比如说,有事没事,总喜欢喝点儿高档咖啡;酒桌上,也会时不时地点一两瓶白兰地、伏特加或朗姆、香槟之类的外国酒。劳爷在小圆桌前站定后,慢慢摘下那副柔软的黑色羔羊皮手套,然后,把几根苍白瘦长的手指轻轻搭在桌边上,像个重症哮喘病人似的,吃力地鼓起胸膛,深深地喘息了两口,再用那含义总是比较隐晦的目光迅速瞥视了一下周边的人与物,这才回过头来,盯住邵长水,嘶哑地,低沉地,同时又慢条斯理地问道:“你,就是那个邵长水?找我,啥事?”

邵长水是昨天下午才接到任务,让他上这儿来约见这位劳爷,给邵长水布置这任务的是他们省公安厅办公室前主任李敏分。李前主任因病离职在家休养都快一年多了,邵长水又是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的人,要派他出差。走组织程序,按说得由总队的领导来布置,即便因为情况特殊,必须由办公室的领导来谈,也应该由在位的领导来谈,怎么也轮不上这样一位已然不管事的“前主任”啊——况且谈的又是那么重要的一档子事。所以,那天当李敏分突然把邵长水找到自己家里布置这任务时,邵长水的

确感到非常意外,同时也觉得这事儿办得多少有些“出格”,有些“诡异”,因而也有些“神秘”。但碍于自己刚调到省厅,还没有正式定岗定职,处境微妙,当下里他也就没表示任何异议。再说,在调来公安厅之前,他多少也听说了这位李前主任的一点情况。李前主任年龄虽然不算大,四十刚出一点头吧,但警龄不短,二十来年了;父亲也是个老公安,是省厅早期的一位老厅长。此人活动能量相当大,会办事,在本省公安系统内外颇有那么一点影响力。邵长水同时也想到,李前主任此举,肯定不会是“个人行为”。至于这样一个办事本该十分规范的高级政法机关,居然不规范了,这里一定有某种原因,一定牵扯了一些不得不顾及的利害关系。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导致了这种不规范,就不是他这么个“新人”该过问的了,恐怕也不是他一时半会儿能整明白的。邵长水从警也快二十年了,也曾当过一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他当然懂得,此时此刻,对于他,唯一能做的,也是他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认真地听,坚决地执行。

李敏分当时对他说,让他去陶里根找一位叫“劳爷”的老公安。“陶里根”就是眼下他来的这个边境小城,离省城七百来公里。这小城原先只是个县城,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历来盛产蓝天白云和狂风暴雪。这些年由于边贸大增,小城发展剧快,前些年升格为地级市,下辖三县两市,不仅从规模上比过去扩大了两三倍,从面貌上来看,也几乎等于全部重新翻造过了似的。

“听说过劳爷吗?”李敏分当时还特地追问了这么一句。

“大概知道一点吧。”邵长水点点头,谦和地答道。

其实李敏分这一问,完全多余。因为,但凡在省公安系统干过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个“劳爷”的。劳爷,学名劳东林,堂堂一级警督,曾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大要案支队副支队长,是省里出了名的刑侦专家,曾当选省十大神探,荣获过公安部颁发的二级英模称号,还曾被公安部刑侦局特聘为刑侦顾问,参与过许多震动全国的特大案件的侦破工作。就这么一个让圈里圈外无数人敬仰的老公安和刑侦专家,几个月前,突

然不听所有人的劝告，坚决要求脱去警服，辞职下海，抛家别妻，只身来到这个无比遥远的边境小城，在一家民企里当了一个不甚起眼的保卫部经理。

他图啥？

图钱？

不管熟悉不熟悉他的人，但凡听说此事，都会在心里打上这样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也会纷纷为之惋惜不已。也有人冷笑，说这是他“本性的再一次大暴露”——很多年前，这位曾反复结婚又反复离婚的劳爷，曾因“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和“放松自我思想改造”“贪图生活享受”，在生活作风问题上犯过一次大“错误”，被取消过“二级英模”称号。有人则“深刻”地分析道，他这是被当前那种“一切向钱看”和“追求自我释放”的社会潮流搅的，临老了，还想学那些“弄潮儿”时兴一把，拿自己的一生“赌”一回。没得“青春”可赌了，就赌一回“老年”吧。

等等等等，说啥的都有，不一而足。

当然，也有人不信这些“胡说八道”，比如，省厅和刑侦总队的几位主要领导就不信。他们太了解自己这个老战友、老部下了。说劳东林一生爱赶个时髦，生活上喜欢图个“优越”和“舒适”，说他反复结婚，又反复离婚……所有这一切，都不假。比如这老小子确实结过四次婚，又离过三次。但因此你就断定，他就是为了几张钞票才脱警服辞职下海的，他们不信，打死他们也不信。什么叫血染的深情和信念？每一位老警察都能用自己的一生来做这个命题最真切的佐证。劳东林当然也不例外。当时，总队长和几个副厅长轮番地找他谈，劝他慎重考虑，但都谈不下来。最后无奈，厅长亲自出马。半夜。关上门。厅长对他说：“今天我不跟你扯别的，你一定得给我说出个道道来，哪怕有一条能说服我，我一准让你走。但你要说不出个一二三四五、子丑寅卯午，那，这档子事，我跟你没完！我不会让你好受。你小子都快熬到退休年龄了，还跟我折腾个啥嘛？啊？”劳东林当时涨红了脸，磕磕巴巴半天也说不上来个啥，满眼含着泪水，翻来覆去就说这么一句话：“这么着吧，你把我双开了，求你成全我这一

回。”啥叫“双开”？“双开”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就是把辛苦一生得到的最基本的东西全扔了；即便这样，也要“辞职下海”！他这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他当然没疯。

“跟我说实话，又跟哪一个女孩缠乎上了？”厅长问。厅长跟劳爷是省公安系统最早一批干警培训班、号称“黄埔一期”的学员。当年在培训班上，活泼外向的劳爷是班委委员，而内向敦厚的厅长还只是个普通学员。后来人家进步快，当了厅长，但两人的关系向来非同一般，说话也就直截了当得多。

“你要还这么看我……这么着吧，你把我打死在这儿得了。”说着，劳爷摘下腰间的手枪，往桌上一扔，脸色顿时青白了。

“我想你也不至于那么没出息。”厅长瞟了瞟那支在劳爷腰间已经摩擦得不见蓝光的六四式手枪，轻轻叹道。

“相信我。让我走。你们多少年也没真正信任过我，这一回能信任我一回吗？相信我这个劳东林，绝对不会给你们抹黑丢脸……”

“哎哎哎，你这个劳东林，咋说话的呢？不信任你，还让你全权负责大要案支队的工作？全省评十大神探，是谁往上报了你的典型材料？啊？厅里要信不过你，那会儿部里聘你当顾问，我们不随便拦那么一下，这大顾问你当得上吗？啊？我们为你做的这一切，在你眼里都不算数？你这个人一辈子咋老这么偏激，爱走极端？临退休了，还不改改？咋整的嘛，啊？”厅长较起真儿来了。他知道劳东林这话是有所指的。劳东林对厅里多年来一直不给他把这个“副”支队长扶正，耿耿于怀。对此，他们双方都有说头。从厅领导这一方来说，他们觉得，我们虽然没把你扶正，但也没再给大要案支队任命个支队长，你这个“支队副”在那儿实际上是在掌管着全盘。世人皆知，刑侦总队是省公安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而这个大要案支队又是刑侦总队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把一个重中之重的部门都交给你了，这不是“信任”又是什么？但在劳东林头脑里，事情当然就简化成这么一个公式：信任我，就把我扶正；不扶正，就说明你不信任我。而厅

里至今没给他扶正，并不是厅里现任的这几位领导不愿意给他扶正，这里头牵扯众多一时掰扯不清的旧账儿、烂账儿，真没法说得清楚。

“不说了……不说了……”劳东林当时摇着头苦笑了笑道，“我这回请辞，跟这些以前的事没有任何关系。请相信我……”

“东林……”

“我用我三十五年党龄和四十年警龄向你保证。”

“你就不能跟我露个底儿？到底是咋回子事嘛，让你非得走这个绝门儿？”

“别逼我了，我真不能细说。再逼，你干脆掏枪打死我算了。”

“有那么严重？啊？”

“……”这该死的劳东林，喘喘地直盯着厅长，居然就不再吱声了。

后来，厅长在党组会上还是替劳爷说了话：“让他走吧。老同志了，唉……这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咋办？让他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去吧。”厅长定了调，党组其他成员也就默许了。虽然是让他走了，虽然也说了“让他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去”之类的话，但厅领导并没有就此撒手不管。依他们多年来对劳东林的了解，他们直觉到这件事里一定有名堂，而且还可能是个大名堂。这“名堂”如果仅仅跟他个人有关，倒也罢了，怕就怕名堂之大还不仅牵涉他个人。作为多年来负责全省大案要案侦破工作的人，劳东林手里掌握着一批相当重要的机密情况。有些情况不仅涉及党政军某些要害部门，还涉及个中的某些要员。多年来，公安厅还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失密违纪事件。但这一回劳爷的态度和做派，却让领导们不得不产生一点忧虑和警觉。于是，他们在随后的几个月中“稍稍”地注意了一下劳爷的“日常起居”。可以想见，一旦公安厅要关注起某个人的“日常起居”，肯定能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摸个“门儿清”。但你还别这么说，大水要去搅和龙王庙，本来就不是常人能想到的那么轻松和容易。再说，劳爷在反侦查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厅里一直“关注”了好几个月，居然从中没能发现什么“名堂”。一直到最近，事情才有了一点突破性的进展。

这个突破性的进展是,据说——到目前为止,还只能是“据说”,因为还没有拿到什么过硬的证据来证实这个“说法”——据说,劳爷当初之所以不顾一切跑到陶里根去,是为了“秘密调查”省委省政府一位现任主要领导的问题。这位省领导曾经在陶里根担任过市委书记兼市长,他的一些问题“据说”也是任职陶里根期间“犯”下的。而这些个所谓的重大问题,“据说”还和两年前发生的一起“副市长开枪杀人”案有密切关联。(这位副市长姓祝,名磊,省城的原副市长,当年也在陶里根市工作过。)而这位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就是最近刚被任命为代省长的省委副书记顾立源。

这怎么得了?!

这怎么可以?!

不管劳东林现在是否还穿着警服,他毕竟曾是个老公安,而且,多年来又一直在本系统内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担任中层领导工作,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和相当深的社会影响。这样一个同志,未经任何组织授意、批准,针对现任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搞这种“秘密调查”,是一种严重的违纪行为;如果让省委省政府知道了,作为本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们是绝对没法交代的。更让人震惊的是,据说这个劳东林凭着自己的老资格和多年来在司法界建立起来的老关系,还“煽动”和“纠集”了好些个老公安、老司法,协助配合他,一起来搞这个“秘密调查”。据说,这些个老公安、老司法,多数还都是在编的现职人员,都还穿着警服和制服!

这就更严重了,而且不是一般的严重,应该说是“特别严重”。闹不好,还可能会整出什么“政治事件”,就更难以收场。所以,必须立即加以制止。

为此,省厅的领导非常着急,非常恼火,也非常为难。

他们为难的是,自己还不能公开以组织的名义出面去阻止。因为:一、不管怎样,劳东林本人毕竟已经脱了警服,离开了公安队伍。说得不好听,他现在已经是个普通公民了,他和你的关系,已然是警民关系了。只要他不触犯法条,就不在你管辖范围内。公安部门要横加干涉人家的

正常行动,人家是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倒过来告公安部门侵权、违宪的。事情一旦闹大,惹得那些媒体追踪炒作,最后被动的和丢面子的可能还是省公安厅。这结局当然是省厅领导绝对不希望看到的。二、省厅虽然得到“密报”,知道有几个在职的公安司法人员掺和了这个“秘密调查”,但迄今为止,并没有搞清这几个人到底是谁。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省厅的领导觉得,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他们一定还要防止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省公安厅作为一级组织,在蓄意地压制下边的人“反腐败”,在蓄意庇护省上“有问题”的领导。社会上对那位顾代省长确有种种传闻,说什么的都有。作为省里厅局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也听说过这些“传言”。他们甚至从内部还听说,中纪委接到来自下边的揭发信和告状信,曾派人秘密地来省上对这位代省长做过一番暗查(?)……“传言”由来已久,似真似假,真真假假。但不管它出自内部,还是外部,传言总归是传言,在上边对相关问题做出正式表态之前,他们作为掌管一个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当然要以大局为重,以稳定为重,以组织原则为重,尽力地维护省上这个班子的领导权威。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谨慎地做好两手准备。俗话说,既要防一万,也要防万一。也就是说,万一今后传言成真,那位代省长真有些什么事,被查处了,他们也不至于陷入被动。要知道,他们毕竟都是一些历练弥久,且又富有经验的从政者。而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活中,这种谨慎的“两手准备”历来都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他们觉得必须劝阻劳东林这样的老同志在外“私自调查”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问题,同时又不给人造成是以“公安厅”组织的名义出面在“干预”和“劝阻”的印象。

经过反反复复地慎重考虑,他们决定派刚调到省厅来工作,但还没有正式定岗定职,为人又比较憨厚、机敏和勤谨的邵长水去做劳爷的工作,同时又决定让离职病休,但在群众中仍有相当威望的办公室前主任李敏分出面去找邵长水布置这个任务。他们甚至特别关照李敏分,布置任务时,不要把邵长水找到省公安厅大院的办公区来谈,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

尽量地抹去“组织出面”的色彩。

最后,李敏分是把邵长水找到他自己家里去谈这档子事的。

家,从政治色彩上来说,应该是最中性、最恬和的了。

……

李敏分家在省城著名的大列巴巷中。那里曾经是一片高地。高地上曾经筑有中国最早的一条铁路,铁路两旁生长着一片茂密的白杨林。铁路早拆除了,迁移了,白杨林却依然生长着。后起的巷子看起来却和白杨林同样古老。因此,很难说得清是巷子建在白杨深处,还是白杨长在这巷子深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现在走遍整个省城,已经很难再找得到长得如此高大、粗壮、茂密的白杨林了,也很难再找得到特点如此鲜明纯正的俄罗斯“木刻楞”小木屋了。这样一种小木屋,你在中国整个高纬度地带,比如说,即便上哈尔滨,也不多见了。而李敏分住的就是这样一幢小木屋,外带一个不算小的小院儿。

那天谈话出来,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天色擦黑,初春潮湿的林下风再度变得阴冷生硬。但邵长水却浑身燥热,像一个高烧中的病人似的,止不住地战栗着,甚至战栗到上下牙齿都在捉对磕击。他只能紧紧地抱住自己,一边往外走,一边不断地回顾那耸起在栅栏和杂草丛中的铁皮屋顶和高大的砖砌烟囱,不断地回顾李敏分家那幽暗宽大的雕花木窗户,整个人都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昂扬和茫然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昂扬什么,更说不清那种莫名其妙的茫然感又从何而来。但当时他就是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也不能从茫然中清醒过来。已然三张开外、好歹也当了一二十年刑警的他,真还没这么“昂扬”和“茫然”过。走出不多远,他便在无比寂静的白杨林中呆立了下来。呆立了好大一会儿,他才慢慢明白过来,这种昂扬和茫然居然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对抗”。在潜意识中,他没法让自己真正相信刚才李前主任跟他讲的那一切都是真实的,是已经发生的。他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它们是“真实”的。但他又必须承认它们是真实的,必须承认这一切不仅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在进行之中。正是这种突然发生在内心深处的“自我对抗”,骤然间把他推到了一个风光

无比美好,但确实又面临万丈深渊的悬崖边上,让他一时间陷入了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兴奋和恐惧的心理旋涡中。

邵长水是伐木工的后代,父母和弟妹至今还在林区安着家。前边说过,他为人憨厚,勤谨,听话,本分,但又非常肯干,非常聪明,还愿意学习。这些特点决定了他前半生的人生之路走得相当的顺畅。高中毕业,成绩极其优异的他本来可以去考全国重点大学,但出于家境和生活压力,也出于一种本能和直觉的选择,他考了省警校。很重要的原因,省警校不仅免去一切学杂费用,每月还有相当数量的津贴发放。除此以外,小小年纪的他,当时直觉到,像他这样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人,只有当警察,今后才能不受欺负,也才有一点可能去为别人办一点自己想办的事(他的确是一个很愿意为人办事的人)。警校毕业,他被分回到偏僻的林区公安分局,当了一名刑警,而且就在这偏僻的经常会发生一些恶性大案的深山老林里,接连侦破了几起全省挂号的命案,很快引起了上头的注意,被提起来当了刑侦中队的中队长。那年他还不满二十二岁。后来就一直很顺,基本上两年一个台阶,一路往上走,一直到县局副局长任上,又赶上个好时机,被荐送到公安大学深造,去年调回省警校,搞了一段时间的刑事侦查教学和理论研究。前不久又接到调令,让他到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报到,内定了要他担任大要案支队的支队长一职。人说,当警察的时间长了,老在管别人,老在跟坏人打交道,老在接触社会阴暗面,一般都会发生两种变化:一种,因此看透社会,看穿人生,人就会变油,内心会变得阴暗沉重、简单粗暴;另一种,即便不变油,也会变得机械单一,脑子里除了种种法规条文框框,就是上级领导的种种指令和要求。在他们眼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管教的和管治的。有人说笑话,说警察谈恋爱,跟女方头一回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请出示你的身份证。”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都说得有些片面。说这种话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警察,多数的警察,心灵都处在一种激烈的对抗中。他们既要对抗在执法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社会黑暗(阴暗)面和权力交易的侵蚀和漫漶,又要对抗自己内心由此可能发生的种种畸变。对抗

的结果,最终将决定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警察。可以说,一切都在过程之中。而邵长水却属于这样一种人,置“对抗”和“过程”于不顾,把“结果”看得高于一切。也就是说,他在过程的“对抗”中,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任何得失,由它去俯仰跌宕闪失,而他只想维护一个结果:让自己做一个称职的好警察。这种质朴和单一,不能说跟他从小在林区长大没有必然的关联。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理解这种关联了: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只要一看到巍峨大山,连绵丛林,他内心都会禁不住地打战,都会立即收敛起天性中本有的那一点点张扬,不自觉地变得沉默和固执起来。他潜意识地确信,人一生中有些事的结局跟亿万年都绝不动摇一点的大山一样,是不可变更的。而对于他邵长水来说,结局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做一个好警察。他不想东张西望,也绝不旁骛另就。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了解他这个人了。三十多岁的他,按时下流行的算法,绝对还应该算是个“年轻人”和“年轻干部”吧。年轻人是易变的。他也曾在县公安局很风光地当过领导,在省警校当过让许多人赞美的刑事侦查教研室主任,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大小场面大小事情也都经历过不少,按说你不应该再在他身上找到原有的“土腥味儿”和“大碴子味儿”。不。直到现在,清早起来,他最想喝的还是掺和了小豆煮的苞米碴子粥,最想吃的是焦黄喷香的贴饼子,假如能再有一碟小咸鱼和半碗加了许多蒜和辣椒腌制出来的酸白菜,他就觉得比去东京参加国际刑警年会,住在五星级的涩谷大饭店里吃的那几顿银光闪烁、发散着牛油或大酱汤气味的“乱七八糟”的早餐,要酣畅淋漓舒服熨帖许多。在当县公安局领导那两年里,别人给他送啥礼,他都让秘书给退了。但他会亲自打电话给县里专门出产黑小豆的六五六农场场长,让他们往他家给送那种一煮就面,一面就黏,一黏就既养胃又补气的黑小豆来。当然,他之所以敢这么“直接打电话去要东西”,还有这样一层关系衬着,那位六五六农场的场长是他当年上小学时的同班同学。

也许同样是因为这种“质朴”和“单一”,在某些人眼里,他稍稍显得有点“木”,有点“一根筋儿”,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他表露的其实是一种标